

## 白鸽亦解意 伴读晨与夕

□ 格日勒

清晨，薄雾如轻纱般笼罩着校园。阳光穿透薄雾，温柔地倾洒在操场上。

几只觅食的鸽子，羽翼浸染着点点金光，在嫩绿的草坪上轻盈跳跃——这每日的序曲，不仅是一幅宁静的画卷，更是大五家子学校——这所辽西小县城的乡村校园，自然之美与教育之光悄然交融的动人诗篇。

清亮的铃声唤醒校园的宁静，学生们陆续走出宿舍，操场便瞬间热闹起来。此刻，总有一个修长的身影，准时融于操场之内——鬓发微霜的校长，目光炯炯，脸上漾着如阳光般温暖的笑容。

无论严寒酷暑，校长总是披着第一缕晨光踏入校园。鸽子与他，似有特殊的灵犀，当他轻轻吹响口哨，鸽群便如通晓音符般聚拢，轻盈地落于他的掌心、他的臂弯、他的肩头……或啄食谷物、或站立低咕……

校长静静站立，任凭这些小小的生命在指间跳跃、嬉戏。

偶有学生路过，眼中闪烁着渴望的光。校长便弯下腰，将手中的谷粒轻轻放到孩子的掌心。他们相视一笑，一同将谷粒撒向鸽群——那簌簌滚落的谷物，瞬间化作无数鸽子们抢夺的焦点，也化成了微小而明亮的星火，点亮了孩子们心中仁爱的种子。

然而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并非坦途。去年秋天，那个雾蒙蒙的夜晚，几只野猫潜入鸽笼……翌日，成袋子的被咬死的鸽子令人心碎……

校长沉默在鸽笼旁，暮色中的身影显得格外凝重——紧抿的嘴唇、低垂的眼帘，盛满了无声的疼惜。这猝不及防的灾难，如同刀子一样，也在学生们柔软的心上刻下了深深的痛。很

多学生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

自此以后，在校园里就悄然展开一场鲜活的德育实践。

校长亲自带着后勤的师傅修补鸽笼，用铁丝仔细加固每一处缝隙——这不仅是亡羊补牢的补救，更是将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智慧与“用双手守护安全”的实践精神，无声地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孩子。

学生们也自发轮流当起“护鸽小卫士”——课间、午休、晚饭后，蹲在树下驱赶或投喂野猫。这小小的轮值岗哨，悄然培育着规则意识与对集体责任的担当。

校长和班主任老师更是在课堂上，将鸽群的遭遇融入德育教育课中——动物是人类的朋友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和平需要人类的共同守候……

这沉甸甸的失去，被师生们共同咀嚼，转化成了行动的力量。

当春风再次拂过校园，催开绿树



繁花，也给劫后余生的鸽子带来生机。鸽笼里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再次在校园回荡。

孩子们开心极了，一下课就跑到鸽笼前，和小小的生命一起欢呼雀跃。

如今，鸽群再次壮大到二十多只，新鸽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，孩子们亲眼见证了生命在伤痛后顽强绽放的奇迹——那新生命的萌动与鸽群的壮大，不仅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甜蜜回响，更在幼小的心灵中铸就了关于坚韧与希望的不灭信念。

或许他们由此能真切地懂得：每一个生命的繁盛非理所当然，而是无数守护之手的托举。这份经历，已将“与万物休戚与共”的生态至理，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生命底色之中。

每天清晨，校长依旧准时出现在操场。当口哨声响起的刹那，鸽群振翅如热烈的掌声，扇动的气流，拂过青翠的操场，掠过孩子们仰起的、充满好奇与向往的面庞，也拂过校长那饱含岁月与期冀、如大地般深沉的注视——目光所及之处，书声琅琅，雏羽渐丰。

他深知，真正的德育，不仅仅在琅琅的书声里，也在俯身喂鸽的静默身影里，在孩子们守护生命时专注的眼眸里……

他深知，一切高远的飞翔，皆始于这土地上的喂养与坚持，那摊开的手掌承托的，岂止是金黄谷粒？那是托起稚嫩羽翼的责任担当，是仁爱无声浸润的慈悲心肠，是敬畏生命、尊重自然、珍爱和平的永恒一课。

“白鸽亦解意，伴读晨与夕”，美好的时光，在坚韧的生命力与不灭的期待中，缓缓铺展……

## 露台午后

□ 斯 琴



狸花猫把身子  
柔软成问号，轻嗅月季  
叶子们在风中交头接耳  
细说阳光，怎样沿着芋叶  
滑向盆底

花盆里盛着的小世界  
几株串红  
举着嫩嫩的胳膊  
与墙角的旧时光  
对望  
影子 在木板上  
慢慢流淌

我静默于这方露台  
看猫的胡须 挠成宁静  
看花红与叶青  
怎样把平凡日子，酿成  
晌午的清香

## 童年的老家

□ 凌志云

还记得那片土地  
有一处养我的老屋  
爬了满墙的牵牛花  
小时候走路上学  
书包里装着咸菜  
还有两根地瓜  
春夏秋冬的轮回  
我也慢慢长大  
后院有两棵苹果树  
前院有两棵山楂树

转眼离开老家四十多年  
但家还是那个老家  
环绕乡村的还是那片土地  
经历秋收冬雪春雨夏华  
我以城里的麦当劳  
思念家乡的土豆 地瓜  
我以城里的海鲜  
思念家乡小河里的鱼虾  
我以城里的动物园  
思念家乡的猪狗鸡鸭  
我以城里的植物园  
思念家夏日里黄灿灿的葵花  
我以城里人的忙碌  
思念家乡柳荫下的碗茶

已经回不去了  
我童年的老家  
我无法忘却的老家

## 蝉鸣渐远时 人间始觉秋

□ 欧兢兢

蝉声是什么时候变轻的？我蹲在井台边搓洗夏衣，忽然发觉那片聒噪的云淡了。井水漫过指尖时凉丝丝的，倒映出树叶尖泛着的淡淡的黄，像谁用蜡笔偷偷描了道金边。

“该收竹帘了。”母亲站在廊下喊。她正把晒得蓬松的艾草扎成捆，草香混着阳光的味道在空气里浮沉。我抬头望，发现她鬓角的白发比前些日子更明显了，在风里轻轻颤，像老槐树上将落未落的蝉蜕。

记得小时候，立秋这天总要闹着去捉“秋蝉”。我们举着竹竿在树荫里跑，竿头粘着面筋，看那些黑亮的小身子在枝桠间乱窜。蝉蜕却没人要，空壳子挂在树干上，被风一吹就簌簌地响，像在给夏天唱最后的歌谣。

“去把西厢房的藤椅搬出来。”母亲拍打艾草捆上的浮尘，“处暑前，要晒够三日。”藤椅搬来时，我摸到扶手上的裂纹——那是外公坐了三十年的椅子，竹节处被磨得发亮，像块温润的老玉。

午后蝉声更稀落了。我和母亲坐在藤椅里剥新摘的菱角，紫红的壳在

竹匾里堆成小山。菱角肉清甜，带着水塘的凉意。“你外公说，蝉鸣是夏天的魂。”母亲忽然开口，“等它们不叫了，夏天就真走了。”

我望着院角那棵老柳树，往年这时候，柳条上总挂着成串的蝉蜕；如今只剩几片枯叶在风里打转。

忽然想起去年在江南，见过一位老人用蝉蜕做药引。他说，蝉在地下蛰伏七年，才换得一个夏天的歌唱。“就像人活一世……”老人把蝉蜕放进粗陶罐，“总得把力气攒够了，才敢痛痛快快活一场。”

暮色四合时，蝉声几乎听不见了。母亲在厨房熬桂花糖，甜香从窗缝里钻出来，和记忆里的味道重叠。

那年我发烧，整夜辗转难眠，是母亲用蝉蜕和薄荷熬了汤，一勺一勺喂给我喝。汤药苦得皱眉，母亲却说：“蝉蜕最是清凉，能镇住夏天的火气。”

晚风掠过院墙，带来远处稻田的私语。我摸出手机想拍张照片，却发现镜头里怎么也装不下这满院的秋意——葡萄架下漏下的月光，竹匾里晾晒的草药，还有母亲弯腰收拾菱角

壳时，后背微微佝偻的弧线……

“明天该腌雪里蕻了。”母亲直起腰，把碎发别到耳后。她的手背有道浅浅的疤，是去年腌菜时被坛子划破的。“等雪里蕻腌好了，秋天就真住进坛子里了。”母亲笑着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。

我忽然明白，蝉鸣的消逝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就像那些被我们小心收存的夏衣、晒干的艾草、腌进坛子的秋味，都是时光留给我们的信物。

当蝉蜕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当第一片银杏叶飘落井台，当母亲开始为冬天准备棉被——原来秋天是这样悄悄来的，带着所有过往的温柔，和对未来的期许。

夜色渐浓时，母亲端来温好的桂花酒。我们碰了碰粗瓷碗，叮地一声，惊醒了檐角沉睡的月光。远处传来零星的蛙鸣，和记忆里蝉声重叠在一起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

这大概就是人间秋意吧——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在每一个细微处提醒你：有些美好正在消逝；而有些美好，正带着露水与月光，悄悄生长……